



榆钱饭里的如烟流年

天津 张浩

前些天刷到同城的一段小视频,只看了十几秒,一股幽幽的清香便自记忆深处弥漫开来。视频中,一位村姑正举着高高的,顶上绑着铁钩的杆子采摘榆钱,娴熟的动作、亲切的乡音,一声声轻柔地击打在心坎上,令我慨叹唏嘘。

榆钱,就是榆树开的花儿,也是榆树的种子,别名榆实、榆子、榆仁、榆荚,因其外形圆薄酷似古钱币,在我的家乡被称为“榆树钱儿”。榆钱不像其他花卉那样多姿多彩,通常是绿绿嫩嫩,一簇簇密密地挤在一起,绿得耀眼,绿得澄澈。但是,榆钱是很好吃的。记得童年的春天,在原野上,见到挂满榆钱的榆树,就猴子一样,“哧溜哧溜”爬上树干,找一根榆钱结得最稠密的枝丫坐定,撸上一把,便急不可耐地放进嘴里大嚼起来,一股鲜嫩的汁水,甜盈盈的,混着微微清香自然地在唇齿间涌动,让人齿颊留香,欲罢不能,那味道一下子甜在了整个童年的记忆里。

俗话说:“一树榆钱半月粮”。童年时,弟兄多,农村条件还是挺艰苦的,赶上一点苦日子的尾巴,特别是青黄不接的春天,每顿饭吃个半饱的日子还是不少的。这样的日子,去野地里寻找野菜以果腹,是童年里常常做的事。白蒿苗、婆婆丁、荠菜等野菜一起帮助我们几兄弟度过了许多困难的日子。榆钱,更是很自然地成了我们难以割舍的童年情结。

小时候,常听父亲讲起上世纪六十年代闹饥荒时,他独自去乡下的村小学报到,走到一半的路程,书包里的稗子面窝头就吃得一干二净了,肚子饿得咕咕乱叫,赶上大中午的饭点儿,红着脸敲开了一户农家的门,说明了来意,农家大婶很热情地把他让到屋里,把大大一碗榆钱蒸饭送到他的手里。后来的很多年,父亲仍然忘不掉当年榆钱蒸

饭的味道,每年春天榆树花开的时节,都会亲自采摘很多榆钱来吃上几顿榆钱饭。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品出当年的滋味,但我很是欣赏父亲这种不忘初衷的忧患意识。

榆树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树,无论是肥田沃土里,还是贫瘠碱土地上,都能长成参天大树。在我的记忆里,榆树在故乡很常见,村边场院、沟渠河岸,几乎每一个村子,每一户人家的庭院都可以看到榆树的踪影,人们吃榆钱儿,也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俗。

榆钱的吃法很多,洗净后可生吃、可烙榆钱儿饼、炒榆钱儿菜、煮榆钱儿汤,榆钱饭是个统称。童年时,家家都做榆钱饭,但我觉得还是父亲做的榆钱窝头最香甜、最好吃。每年春天,父亲总会把采摘的榆钱很仔细地择洗干净后,撒少许盐,舀上两碗玉米面拌匀,和面、醒面、捏窝窝、点火、上锅蒸,一气呵成,当蒸到热气直冒快熟的时候,远远地就能闻到一股榆钱的清香。著名作家刘绍棠在《榆钱饭》一文中写道:“九成榆钱搅和一成玉米面,上屉锅里蒸,水一开花就算熟,只填一灶柴火就够火候。”约摸十几分钟的样子,一锅金黄带绿的榆钱窝头热气腾腾地便出锅了,掰开一个,榆钱重重叠叠很有层次感;尝一口,松软筋道,清香盈齿,就像吃下了春天一样甜美芬芳。

往事如烟,流年似水。如今,日子比过去好了很多,但我仍然没有忘记童年时父亲的榆钱饭。一年一年,榆钱绿了黄,黄了又绿,留下不一样的记忆,但永远不变的是榆钱饭香甜的味道。看着视频里的老榆树,乡愁浮荡,榆钱正在一片片悠悠落下,仿佛一场春雨淅淅沥沥地飘落心头,给春天多了一处葳蕤的景致,给乡愁多了一个落地生根的时机,给我多了一次不忘父母恩情的机会。

夏天之旅

辽宁营口 陈裕

走进夏天,就如同走进人生最灿烂的年华。走进夏天,就如同走进人生最灿烂的年华。

春天袅娜着离开,夏天婀娜着而来,春夏无缝对接里澄明一片,山如清俊后生,水如娟秀佳人,草木各有风情,人间自带缤纷。

每天早晨骑车上班,我在夏天的布化里领略着一路风景。狭长的公路弯弯曲曲,有如一条绵延不断的玉带,盘桓在大地的胸膛。公路两侧是广阔的稻田。夏天已有模有样,道旁成排的翠杨和绿柳,已枝叶伸展,向着夏天浓厚的深处张望。匍匐道边的青草,悠然倦卧,徜徉在夏天的氤氲里,一叶一色的装点。沟渠里漫溢上来的河水,清透。《吕氏春秋》说流水不腐,的确那清冷的河水分明鲜活本色,流淌出生命的魅力。它们流进稻田,催生出满地金黄的绚烂。它们流过鱼苗待长的池塘,喂饱鳞片的身躯,吐个泡泡,满是肥嫩的芬芳。它们流过田边的侧沟,原本枯僵的水草便挺直了腰身,活泛着生命里最具力量的那份昂扬,拥抱夏天。连拂过水面的清风,在它的唤起下,都夹带着劲头儿,一路疯跑,一路高唱。

肥沃的耕地这时节已是水土交融,生命的勃发在大地上奏响一曲欢歌。这个季节青翠永远是主色调,绿意占据着主导。大地上的生长统一着口径,一寸拔节一寸高,生长是夏天里最生动的告白。那些撒起欢来的水草可不比庄稼有规有矩,它们疯起来可不得了,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模样,无论平地与沟岔都会成为它们表演的舞台,一团团一簇簇,满是无所畏惧的样子,出身草莽,不受拘束,真有点“欲与天公试比高”的气势。

横贯东西的一条大河拦腰在我骑行的前方,它此时牵引着夏天庞大的脉络。太阳在河水表面反射着炫目的光芒,那光好像立不稳脚跟,晃晃悠悠,喝醉了一般,一侧蹒跚远去,另一侧又鱼贯徐来,一副众人皆醒我独醉的潇洒。河堤宽厚,稳稳妥妥地坐定,有如沉静的老僧,气定神闲,任凭岁月的剥蚀,我自岿然不动,守护岁月静好。

翻过河桥,便是一座村庄,夏天的村庄披红戴绿,恰似妩媚的小媳妇,一脸的秀气。“绿树村边合”,这自然是有的,丛树掩映下的小村,得了田地的怀抱,喜俏地偎依在大地的胸膛。屋舍均匀排列,有序而整齐,新翻修的屋顶,是时下流行的花色彩板,被阳光的手指轻抚,像琴键跳跃出高低不同的音符,一串串映入你的眼帘。

狗吠鸡鸣间杂着各种声响,这是人间特有的旋律。被稻田包裹着的村庄,与庄稼共同生长,听见稻杆拔节的声音,与绕村的小河共舞流淌的欢畅。等到晨昏暮霭时的炊烟袅袅升起,我想那定是一幅静中寓动的绝美画卷,可惜我不是画家,描摹不出有如桃源般的绿柳、小村、稻田,我只能用想象的翅膀在文字的浅意里描绘着夏天宠爱的村庄。

夏天一次次地更深,我一次次地陶醉。这个多情的季节,看一眼便让人欲罢不能。我一回回沿着这写意的自然画面,一脚迈进去,总是在夜晚的安静里,才能从睡梦中脱身。我想面对这样的季节,如果夏天还不能走进你的心里,那么你真有点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朦胧了。

本版投稿邮箱:478702039@qq.com

茶在岭上

安徽桐城 疏泽民

一棵茶,生长于雾聚岭北侧一座马鞍形向阳的山坡。阳光,雨露,空谷回响的鸟鸣,富含负氧离子的山风,一天天将它喂养。一年又一年,它渐渐长高,少壮,蓬勃成城市绿化带灌木丛的样子,明媚了采茶女清澈的双眸。

这样的茶,不止一棵,而是成千棵、上万棵、万万棵,数也数不过来。数不过来才好,千棵万棵排成列,聚成垄,在山坡上画出一道道绿油油的等高线,勾勒出凹凸有致的曲面之美,很好看。一条条茶垄在山坡上大面积铺展,就有了千军万马的气场,甫一见面,会感到微微的心悸和震撼。

这里是蒋潭村甲辰庵集体茶场,山腰有一座水库,是山村灌溉和村民生活的重要水源地,库容十几万立方,水质清冽。峰高谷深,绿树葳蕤,溪泉穿越其间,空气温润,水雾蒸腾。得天地之精华,这里的高山云雾茶原生态,品质好,倍受客户青睐。

一棵茶,受人青睐,那是它的福气。

一园茶,受一群人喜欢,那是它的荣耀。

这样的荣耀,就来自谷雨前的一个周末。

这天的阳光很好,空气很好,鸟鸣与山风,也刚刚好。

山风一路小跑,将甲辰庵水库坝埂上的声音灌进耳朵里,岭上茶园里的茶农听到了。

伴着高山流水般的背景音乐,传来了一股水流自壶嘴注入瓷盏的溅落之声,传来了相机快门的咔嚓之声,还传来了甲辰庵水库碧波微澜拍岸之声……水库新修的水泥坝埂上,身穿白色衣裙的茶艺师,如下凡的仙女,正在举行茶艺展示。

这里是唐湾镇举办的采茶节开幕现场。来自城区参加采茶节的二十多位志愿者,背着竹篓,踩着落满野樱和映山红花瓣的山道,翻过山脊,走进茶园。犹如众鸟归林,一见到大片大片的翠绿,这些志愿者立即四散开来,钻进密密实实的茶垄间。茶是好茶,枝头

每一片叶缝里,都爆出新芽,看着让人喜欢。一双双巧手如鸟喙,风一样

从枝头啄过,

一叶一芯的茶头就落在掌心,丢进竹篓。一棵茶,从夏到春,历练了风霜雨雪和烈日炎炎,就为了这一刻的奉献与成全。从茶枝到茶篓,那浓郁的茶叶清香,从指间洒出来,从掌心洒出来,从竹篓洒出来,洒得满坡都是。满坡的草木清香,仅用鼻子吸纳,是不够用的,于是用上了无人机,来来回回超低空航拍,将郁郁葱葱的茶园、穿红着绿的采茶女、沁心入肺的茶香一并摄录,制成抖音,让远方的客人也能看得到,也能闻得到。

其实,早在一个多月前,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央视《中国地名大会》第二季第七期节目的远方游子,看到推介的桐城美食大关水碗,或许想到了桐城的另一张名片:桐城小花。

而这里,正是桐城小花有机茶的源产地之一。

早在2000年,这里就成立了雾聚岭绿茶种植专业合作社,原生态茶园种植面积200余亩,建设了标准化茶叶加工厂,带动了蒋潭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,带动村民走上富裕的路子。

采下来的鲜活茶草,被运送到村集体加工厂,经过杀青、理条、整形、烘干、提香、色选、封装等工序,变成客户青睐的饮品,变成村民稳定的收入。于客户有用,于村民有用,这里的茶树,骨子里隐着一股自信和自豪。这里的茶树和茶农,想必都是有福的。

半山腰有一处老茶园,茶树枝干粗壮,表皮浅白,虬曲遒劲,显示出岁月的沧桑。其实也算不得树,只能算是常青的灌木,茶头采了发,发了采,修修剪剪,年复一年,就成了今天所看到的样子。而在另一片山坡上,茶苗尚幼,高不及盈尺,一副嗷嗷待哺的样子,那是前几年利用财政扶贫项目开辟的新茶园。甲辰庵茶场,新老茶园在这里完成了“有机绿”的赓续与交接,将有机茶的基因密码一代代传下去,生生不息。

茶园里,不知谁的手机里流淌出歌唱家斯兰演唱的《桐城歌》:“吴楚遗韵越千年,乡音如酒酿春色,醉了山水醉了风,引得仙女从天落,槐荫下,黄梅一声动中国……”

有人跟着唱,许多人跟着唱。山谷里,带有黄梅腔韵的歌声,伴着清脆的鸟鸣,久久回荡。